

数量结构做状语的制约机制考察*

罗耀华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 现代汉语中,数量结构可以以补语的形式修饰动词,也可以以状语的形式修饰动词,但是数量结构做状语是受到一定条件限制的,数量结构只有在表状态、表趋向、带“了”字及内含结果义的且有“完成”意义的述语前可以做状语。为了论证述语“完成”意义的特殊性,文章将数量结构做状语与做补语以及数量结构与其对应的重叠式进行了对比论证,并对“一刀切”之类的短语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 数量结构;状语;完成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306(2017)04-0066-09

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常常会使用“一口一口地尝、一脚脚地踢”,却不会使用“一口尝”,“一脚踢”,我们发现数量结构和动词搭配组合时,常常以重叠后做状语的形式出现。这是因为数量结构在重叠后做状语时,符合了其状语的描述性语义特点,即数量结构在重叠后做状语时,是对其发生动作的情态进行描述。例如:

1)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
(《百合花》茹志鹃)

2)但是她一针针地缝,一针针地纳,仿佛,她的亲骨肉——儿子要到万里之外去……(《保卫延安》杜鹏程)

“一针一针”“一针针”都是对“缝”的状态进行描绘,旨在说明“缝”的状态的细致、认真,它们符合了现代汉语状语的语义特点,但是笔者在搜索北大语料库中还发现了原形数量结构(以下称数量结构)在动词前做状语的情况。例如:

3)a.蒋介石盛怒之下丧失理智,很可能会一枪毙命,把中国现代史自1927年以后的所有页码全部改写!(《蒋氏家族全传》)

* b.蒋介石盛怒之下丧失理智,很可能会一枪毙,把中国现代史自1927年以后的所有页码全部改写!

4)a.车上跳下一个人,刚从华媛手中接过装钱的手提袋,轿车后座突然钻出一条大汉,将那厮两拳打翻,弯腰去夺手提袋。(《你别无选择》张卫)

* b.车上跳下一个人,刚从华媛手中接过装钱的手提袋,轿车后座突然钻出一条大汉,将那厮两拳打,弯腰去夺手提袋。(《你别无选择》张卫)

5)a.这些企业对果葡糖浆的市场前景并不怀疑,然而,由于无法保证“中试”一次成功,这些企业竟没有一家肯于拿出钱来“中试”。(《报刊精选》1994)

b.从表面上来看,大事化小了,小事化没了,实际上,问题依然是客观存在。“捂成功一次,人们从灾难和事故中吸取教训的机会就少了一次,而灾难重复发生、事故损失更加惨重的可能性却增高了几分!(《人民日报》2000)

* 作者简介:罗耀华,女,湖北襄阳人,南昌大学助教,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基金立项项目:数量结构做状语研究及对外汉语教学策略(YC2016-S069)。

例句中的“一枪毙命”“两拳打翻”“一次成功”都是数量结构做了状语,但是它们所修饰的动词都必须有相应的补语与其共现;同时“一次”即可以在动词前做状语,也可以在动词后做补语。这里笔者发现数量结构做状语与数量结构重叠式做状语及其在动词后做补语有很大不同,它们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

对于数量结构做状语情况,学界的关注较少,他们大多倾向于关注数量结构做补语情况。邵敬敏^①、蒋宗霞^②、蒋宗霞^③、方寅,张成福^④、许结玲,马蔚彤^⑤根据数量结构在动词后做补语情况对其搭配组合情况进行了研究。邵敬敏从动词的“有量”“无量”对动词进行分类,他认为只有“有量”动词(爱、爱惜、出现等)才有资格和动量词组合,如,爱一次、爱惜一下(小杨)、平均三百年出现一次等等;蒋宗霞从动词的持续与否,将动词分为四类,即瞬间完成类(炸、摔、垮、毕业)、既可持续又可瞬间完成(看、打、听、说、走)、持续类(睡、坐、躺、蹲)、具有强烈长期延续倾向,没有明确终点类动词(标志、在、存在),他认为一类和四类不能与动量词搭配,二类与三类可以与动量词搭配,如,说一遍、走一步、睡一天等;方寅,张成福、许结玲,马蔚彤从动词的“有界”“无界”出发,认为动量词可以和“有界”动词(踢、砍、看、表演等)搭配,如,踢一脚、砍一刀、看一眼等等。这里的“有界”“无界”是从沈家焯^⑥论著中衍生出来的。沈文强调,动作的“有界”“无界”也是以人的认识为准,和客观实际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例如,他在文中提到“想”本是一个“无界”动词,但在“我想家想了好几次”时,是把“我想家”看作了一个明确时间界限的动作。笔者认为“有界”“无界”的划分以人的感知和认识为准给数量结构搭配动词的规律研究增加了不少难度。所以本文仅选取前人已经明确归类的动词类型(“有量动词”“持续动词”“有界动词”)与数量词进行搭配组合,出现了“一次爱、一拳打、一眼看、一脚踢”等等情况。但这些情况显然也不符合汉语语法规范,这也说明此种分类并不适合数量结构做状语情况。

数量结构做状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法现象,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首先,它没有重叠式的描述特征,并且依然保留着数量结构本身“量”的含义;其次,它与动词的搭配组合规律也并不似数量结构做补语的情况。因此数量结构做状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法现象是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

在考察前人对数量结构做状语的研究中,笔者发现的文献并不多,仅有的文献是刘衍生^⑦和刘柏林^⑧的论著。刘衍生从数量结构的语义功能和分布功能考察数量结构,认为数量结构在做状语时并不修饰其后的核心动词,如“一眼看透了他、一刀杀了他”中的“一眼”“一刀”并不是表达后边核心动词“看”“杀”的量,而是代替一个事件。这种提法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笔者虽然也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但是依然认为其中的“并不表示核心动词的量”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刘柏林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提法,他认为数量结构在做状语时,并不指向其后的核心动词,而是指向动词后的有关成分。但是刘文的研究分析也到此为止,对于数量结构搭配的动词制约机制以及这种机制背后的原因并未涉及,所以本文拟就数量结构做状语的制约机制做一系统考察。

一、数量结构做状语时对述语的要求

在考察数量结构做状语时,本文先将清3个问题。首先,本文讨论的是,数量结构和述语意义匹配符合现代汉语用法的情况。如,我们讨论“一口尝”为什么不合理,而不讨论“一口踹”为什么不合理。这是因为“一口”和“尝”可以组合为“尝一口”,它们在组合意义匹配上是符合现代汉语用法的;其次,本文

① 邵敬敏.动量词的寓意分析及其与动词的选择关系[J].中国语文,1996,(2).

② 蒋宗霞.动量词的语义分类及组合关系[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③ 蒋宗霞.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的语义类别及其搭配关系[J].语文研究,2006,(4).

④ 方寅,张成福.动词与动量词搭配规律的认知分析[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⑤ 许结玲,马蔚彤.动量词的语义特征与动词过程结构的联系[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⑥ 沈家焯.“有界”与“无界”[J].中国语文,1995,(5).

⑦ 刘衍生.现代汉语动量词的语义特征分析[J].语言研究,2003,(2).

⑧ 刘柏林.三个平面视角下的前置动量词[J].滁州学院学报,2013,(1).

主要讨论和动词有直接关联的述语,比如“踢碎、抓住、吃了”等等,而不讨论动词后有数量成分做补语的述语情况,如“他一顿吃三碗饭、小王一次练二十个毛笔字”等等;第三,我们排除一部分看起来是时量词,实则是具体情况的情况,例如“明年一月将实施‘村村通’计划”,这里的“一月”虽然在句中也做了状语,但是这里的“一月”并没有“数”和“量”的意义,而是表示“明年一月份”的一个时间概念,所以本文不将这类词列入数量结构中讨论。

(一)表状态述语

在北大语料库考察的结果中,我们发现在简单动词“打、抓、抚、击、踢”后加上了“平、倒、中、碎”等等这样表状态的词后,这样的述语便可以数量结构修饰了。如:

6)可是机警过人的吴志坚一手抓住船栏杆,一手抓住旁边乘警的胳膊,奋力一跳,稳稳地站在甲板上,避免了这场灾祸。(《作家文摘》1997)

7)黑人士兵拒不服从命令,反而一拥而上,把宪兵围住,还有人一拳打倒一个宪兵。(《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词典》)

8)车上跳下一个人,刚从华媛手中接过装钱的手提袋,轿车后座突然钻出一条大汉,将那厮两拳打翻,弯腰去夺手提袋。(《你别无选择》张卫)

9)众人赶到野兽倒毙的现场,请猎手自报瞄准部位,大家鉴别着弹点,验证谁第一枪击中;哪一枪打中要害;又是谁补射一枪最后击毙。(《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10)在《精武门》中,李小龙一脚踢碎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牌;并把写“东亚病夫”的纸塞进日本人的口中。(《李小龙的功夫人生》张小蛇)

这里如果只留下简单的动词“抓、打、抚、击、踢”,则此时的语句搭配将无法成立,如:“一手抓、一拳打、一掌抚、一枪击、一脚踢”等都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的。“抓”如果只是孤立的存在,不用“抓住”做“一手”的述语,则这个“抓”只是一个简单的对动作的陈述,并不能用一手“计量”。仔细观察,我们发现“抓住”,它并不表示简单的动作行为,而是表示着动作状态的实现。“抓住”表示着从“抓”到“抓住”这个动作状态从“抓”的发生到“抓住”状态的实现,表示着动作已经“完成”。同理,“踢碎”也不表示简单的动作行为,它也表示着从“踢”到“踢碎”这个动作状态从“踢”的发生到“踢碎”状态的“完成”。由此看来,数量结构所修饰的状态述语皆有“完成”意义。

(二)表趋向述语

语料考察,发现趋向词“来、去、上、下、进、进来、进去、上来、下去”等等在动词后做补语时,其述语也是可以数量结构修饰的。例如:

11)我们讲流氓“三刀六眼”,一刀插进大腿。刀眼从另一边出来,“三刀六眼”这样才能当流氓嘛!(《李敖对话录》)

12)扁鹊仔细观察太子尸体,然后取出针具,在太子头顶上找准穴位扎针。一针下去,便听见太子咳了一声,接着微微睁开双眼。(《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13)他早年的情侣,因为失身于来楚什镇办事的一个中尉,被他一脚踹进了河里。(《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词典》)

14)就在他拔出斧头的一刹那,老虎又一口咬去了他右肩胛上的一大片肉。向培登转过身来,一斧头砍开了老虎的下颚。(《作家文摘》1997)

15)见他进门,她忙不迭起身相迎,却遭他一掌挥来,霎时震得眼冒金星。(《鬼丈夫》琼瑶)

以上例句中的“插进、踹进、挥来、咬去、下去”都表示着动作的趋向,它们表示着“插、踹、挥、咬、下”动作趋向的发展变化。例句中如果仅仅留下“插、踹、挥、咬、下”这些光杆动词时,显然例句是不成立的。可为什么有了趋向词的补充说明,例句就成立了呢。这是因为光杆动词仅仅是对动作的陈述(例如,发出的动作是“插”而不是“打”),而有了趋向词补充后,表示着动作趋向的实现完成。11)句“插进”内含着

“插”动作的发生到“插进”趋向的“完成”实现；12)句“下去”内含着“下”动作的发生到“下去”趋向的“完成”实现；13)句“踹进”内含着“踹”动作的发生到“踹进”趋向的“完成”实现；14)句“咬去”内含着“咬”动作的发生到“咬去”趋向的“完成”实现；15)句“挥来”内含着“挥”动作的发生到“挥来”趋向的“完成”实现。所以在这里只有在动作动词加上趋向词合成的具有完成意义的述语后才可以被数量结构修饰。

(三)带“了”字述语

在北大语料库，考察的数量结构修饰的动词中，有少部分动词是由简单动作动词(如：吃、花等)加上“了”构成的完成式动词，如：

16)警察，就更不用说了。有人袭警，在美国可以一枪毙了你，中国行吗？(《杨恒均博客》)

17)调查发现，读MBA有四种心理：第一，觉得读完MBA身价能涨。例如，前程无忧的老板甄荣辉在香港惠普工作时，年薪三四十万港币，后来他到法国的INSEAD商学院(欧洲商业管理学院)读书。一年花了四万美元学费，读完后他去贝恩公司，年薪涨到15万美元……(《名家对话职场7方面》)

18)正要独吞时被杨雄发现，二话没说就抢过来一口吃了，时迁顿时气得口吐鲜血，“他妈的，丫真不要脸！”(《无厘头水浒故事》)

以上例句中的述语都是简单动作动词加“了”构成的。这里我们也会发现简单的光杆动词“毙、花、吃”并不能使例句表达完整的意思，而加了“了”后的句意就完整了。笔者发现“了”字在动词后表示着动作事件的“完成”，“毙了”表示着“毙”动作的“完成”；“花了”表示着“花”动作的“完成”；“吃了”表示着“吃”动作的“完成”，都有着明确的“完成”意义。可见数量结构修饰述语时，都有着“完成”的意义。

(四)含结果意义的述语

在语料的考察中，还有一类词，既不是简单动作动词和状态词、趋向词的组合，也不是简单动作动词加“了”构成的完成式述语，而是其动词内含结果意义，表示着动作已经完成，它们也可以受数量结构修饰，如：

19)白起为了震慑其他国家，更是将俘虏的数十万赵军全部坑杀，一手缔造了这次中国历史上年代最早、最残忍的歼灭战。(《梁冬对话王东岳文字版》)

20)傍晚时，龙云打来电话，说是晚上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欢迎汪精卫光临。汪精卫余怒未消，以机上受颠簸、身体疲乏为由一口回绝了。(《蒋氏家族全传》)

21)副官报告后，史迪威将军一口答应帮忙。但这架机器体积太大，从机舱门进不去。(《宋氏家族全传》)

22)米卢一手栽培的曲波既能在左右前卫位置作为奇兵发挥插上的突击作用，又能安排到前锋线上以速度形成突破，他将是米卢世界杯实战中的一枚重要棋子。(《新闻报道》2002.05 新华社)

23)梅里尔·斯特里普：拍片之前，我看过工作程序表，当时立即吓了一跳，因为所有拍摄的场景、场序全是顺着剧本的情节发展，顺时拍摄的。这对演员来说更易投入角色。所以我在演出时常常一次过，用了五星期便顺利完工。(《作家文摘》1995)

这里的“缔造、回绝、答应、栽培、过”等等都内含结果意义，表示着动作已经完成，比如“缔造”就表示着已经造就的意思，“回绝”“答应”表示着回复中两种不同的回应的完成，“毙命”表示“命已归西”，“过”表示着“已经通过”等等，它们都内含结果，意味着其动作完成的意思。这一类词也是可以受数量结构修饰的一类词。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过”也是简单的动作动词，为什么又可以受数量结构修饰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语境赋予了“过”完成的意义。例句中“我常常一次过”表示的是“我常常只需要‘一次’就可以通过彩排”，这里也是取用了“通过”的结果意义，表示着动作已经完成。

综上所述，数量结构一般修饰的是“完成”意义的述语。可是为什么数量结构就只能与“完成”意义

的述语搭配呢,从考察的结果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是受数量结构“计量”意义的限制。

二、数量结构做状语对述语要求的原因考察

笔者在上文,把数量结构做状语时,将述语的形式做了归类考察,并总结得出:数量结构做状语时,述语都具有“完成”的意义,并且它们的完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瞬时完成的,如例句中的“踢碎”的内涵意义有着一个从“踢”到“碎”的一个时间段概念;“插进”也有着从“插”到“进(去)”的一个时间段概念;“答应”同样有着从“答”到“应”的时间段概念。“完成”的内涵意义赋予了其动词“时间段”的概念,又由于数量结构的“计量”意义,使得数量结构修饰的动词都有“完成”意义。

所以我们在这里认为数量结构修饰动词时是由其数量结构本身的“计量”意义和“完成”意义动词内含的“时间段”意义共同起作用的。

(一)数量结构的“计量”意义

在对现代汉语的考察来看,数量结构修饰动词时并不指向后面核心动词,^①其时数量结构依然保持着其本身的“计量”意义,对动作行为进行“计量”,只是不同的是此时的数量结构是对其后的整个动作事件的“完成”进行“计量”。如前文例句中的“一手、一拳、一刀、一掌、一口”等等并不是对“抓、打、插、挥、吃”等等的计量,而是对整个动作事件的计量。它们依然保留着“计量”的意义,如:“一手、一拳、一刀、一掌、一口”等等都是对整个完成事件“抓住”“打倒”“插进”“挥来”“吃了”等等的计量。“一拳打倒”表示“打倒”这个动作经过了“一拳”完成,表达着动作完成的简单快速,只需要“一拳”就可以完成;“一刀”表示着“插进(去)”这个动作完成的需要“几刀”的“计量”,它也表达着动作进行得快速,只需要“一刀”就可以完成,“一口吃了”表示着“吃了”这个动作是凭借了“一口”就完成了,也表达了动作完成的简单快速,只需要“一口”就可以完成。

因此在这里,数量结构依然保持着其自身“计量”的含义,对其后的述语进行修饰。并且由于其“计量”的功能,我们也可以将其中的数词“一”换为“二、三”等等数词,如“三拳打倒”“两口吃了”“五刀刺死”“八拳打懵”,还有例4)句中的“两拳打翻”等等,可虽然此时的语句虽然合理,但是表达的效果却是没有“一”的“简单、快速、迅捷”之意了。以往的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数量”组合的意义都有提到过,“一”加“量”的数量结构有着“简单快速”之意。所以在动作动词完成需要数量结构计量修饰时,我们为了表达其完成的之快,选用了“一”组合而成的数量短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考察的一般都是“一”加“量”的数量结构修饰动词的情况了。

(二)“完成”意义动词内含的“时间段”意义

由于数量结构对动作行为的“计量”特征,使得它所修饰的动词必须“有量”,而“完成”意义动词内含着“时间段”意义,使其动作的“完成”变得“有量”,所以“完成”意义动词内含的“时间段”意义赋予其自身可以被“计量”的特点。如前文的“回绝、缔造、打倒、打翻”都有着从发生到完成的时间段,有着一定的时间跨度,当它们有了一定的时间跨度,就使得动词有了“计量”的必要了。而“抓、吃、插、打”等等这些动作的完成,如果没有相关成分的补充或说明,都可以瞬间完成,便也没有了“计量”的必要了。

前文中的状态动词“抓住、打倒、打翻、击中、踢碎”表示着“抓”的动作从未被掌握到被掌握(抓住)的一个动作状态的发生到完成;“打”的动作从未被打倒到被打倒的一个动作状态的发生到完成;“打翻”的动作从未打翻到打翻的一个动作状态的发生到完成,它们的动作状态都内含着状态的未实现到实现的完成意义,蕴含着一定的时间跨度,所以可以用数量结构修饰。同理,在表趋向述语、带“了”字述语、含结果意义的述语中,它们都内含着动作的未实现到实现的完成意义,使其动词本身具有了一定的时间跨度,所以可以用数量结构对其进行“计量”。而简单的动作动词“抓、打、抚、击、踢、踹”等等动词没有相关的补语或者语境赋予其本身“完成”意义,也因此不可以用数量结构修饰。

^① 刘街生.现代汉语动量词的语义特征分析[J].语言研究,2003,(2).

综上所述,数量结构状语与表述完成意义的述语是其数量结构本身的“计量”意义及其所修饰述语的“完成”意义动词内含的“时间段”意义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三、相关印证

在现代汉语的使用过程中,我们知道数量结构在动词后做补语和重叠后做状语都是常见的语法结构,下面笔者将这两种常见的语法形式和数量结构做状语情况进行对比说明,以此印证其数量结构对其述语“完成”意义要求的论断。

(一)数量结构做补语和做状语

由于数量结构本身的语法特征,使其无论在动词前后,都是“计量”的,但是数量结构在做补语和状语时却是有很大不同的,例如:

24)a.宋神宗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中华上下五千年》)

b.我们要不发奋图强,随时会被人家灭了。要发奋图强,就得好好来一番改革。(《中华上下五千年》)

25)a.这些企业对果葡糖浆的市场前景并不怀疑,然而,由于无法保证“中试”一次成功,这些企业竟没有一家肯于拿出钱来“中试”。(《报刊精选》1994)

b.从表面上来看,大事化小了,小事化没了,实际上,问题依然是客观存在。“捂”成功一次,人们从灾难和事故中吸取教训的机会就少了一次,而灾难重复发生、事故损失更加惨重的可能性却增高了几分!(《人民日报》2000)

26)a.正要独吞时被杨雄发现,二话没说就抢过来一口吃了,时迁顿时气得口吐鲜血,“他妈的,丫真不要脸!”(《无厘头水浒故事》)

b.小玉起身拣了一块烤鳗鱼,敬到林茂雄的碟子里。林茂雄吃了一口,赞道:“这家烧烤,确实不错。”(《孽子》白先勇)

这里的“一番改革”和“一番改革”“一次成功”和“成功一次”以及“一口吃了”和“吃了一口”都是数量结构做状语和做补语的情况。既然我们知道数量结构都是起着“计量”的作用,可是这样的不同组合,其意义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本文认为前者是对动词整个完成事件的计量,而后者是对完整事件频率的计量,如例25)中的“一次成功”是对“成功”这个整体事件的计量,它表示“成功”这个动作事件的完成是经过了“一次”,而不是经过了多次是失败后获取的成功,而“成功一次”则表示在多次的试验中,或者说在多次的失败中,“成功”的次数是“一次”。此时的“一次”是对“成功”次数的频率计量。还有“一番改革”中的“一番”是对整个“改革”的计量,而“改革一番”则是对“改革”频次的计量,它表示在多次的“整理、修葺”当中,要打破常规改革一番,而“一番改革”却没有这层意思。

同理,“一口吃了”和“吃了一口”,也是前者是对整个“吃了”的动作事件的“完成”计量,后者是对“吃了”多少口的频次计量。“一口吃了”在剧中表示东西被杨雄“一口”就吃掉了,而“吃了一口”则并不表示东西已经吃完,而是“吃了一口”,很明显这里的计量是对动作频次的计量。所以数量结构做状语和做补语时主要是侧重计量的对象不同,做状语时,是对整个动作事件的计量,而做补语时,是对动作事件的频次进行计量,这也是数量结构所修饰的述语都有“完成”意义的原因了。

(二)数量结构及其重叠式

郭继懋^①提出数量结构在重叠后表示事物或事件的重复出现,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描述。孙德金^②提出状语的本质属性是它的修饰性,在句中是“环境成分”,对中心句从方式、状态、形态、范围、程度等方面

① 郭继懋.再谈量词重叠形式的语法意义[J].汉语学习,1999,(4).

② 孙德金.现代汉语动词做状语考察[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4).

加以修饰。所以重叠式数量结构的“描述修饰”特征及状语的本质属性使得重叠式数量结构修饰动词成为常见的语法形式,并且考察发现:重叠式数量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可以任意地修饰“未完成”动词及“完成”动词,例如:

27)a.我一口一口地尝,慢慢地品,品出那悠悠乡思乡情在我心头萦绕。(《人民日报》2000)

b.金山石方开挖总量达七十二万方,他们以蚂蚁啃骨头的耐心,硬是一口一口地啃完,最终赢得了“治癌”工程的胜利。(《人民日报》2000)

c.“孙明霞,你亲眼看见的?!”猩猩阴险的目光,像要把这姑娘一口吃掉。(《红岩》罗广斌)

28)a.任子鹏:我是双弘村的维权村民任子鹏,是这帮狗日的把我铐在这里。(一个人举起齐刀,一刀刀地宰,终于宰掉了一块椅子木料,任子鹏得救)(《中国的主人》杨银波)

b.只听得鲜于通伏在地下,犹如杀猪般的惨叫,声音凄厉,撼人心弦,“啊……啊……”的一声声长呼,犹如有人以利刃在一刀刀刺到他身上。(《倚天屠龙记》金庸)

c.他一撞进寨主家里,把新郎阿太兴一刀刺死,见新娘那英氏长得俏丽,遂命卫士带回。(《努尔哈赤》李文澄)

29)a.男排夺冠之战,是张坚卫一锤定局,那时,女排姑娘们都在看台上当啦啦队。(《报刊精选》1994.08)

* b.男排夺冠之战,是张坚卫一锤锤定局,那时,女排姑娘们都在看台上当啦啦队。(《报刊精选》1994.08)

以上例句显示,重叠式数量结构既可修饰未完成动作动词,也可修饰“完成”意义的动词;但当“完成”意义述语需要“计量”时,却只能选取数量结构做状语。我们认为述语表示“完成”意义是数量结构做状语的必要条件,这也是数量结构本身的“计量”意义决定的。其重叠式由于不具备这种“计量”特点,使它在述语“完成”需要“计量”时并不能被选用。例如:例 29),当“定局”是一个需要“计量”的“完成”意义事件时,显然是不能用描述性意义的重叠式数量结构“一锤锤”来修饰,而要用简单的数量结构“一锤”来修饰,计其量,表示“定局”这个动作事件的完成只需要“一锤”。

然而 27)28)例中,“一口一口”和“一刀刀”也有修饰“完成”意义“啃完”“刺到”的情况,但是这里的“一口一口”和“一刀刀”仅仅是对“啃完”从“啃”到“完”,“刺到”从“刺”到“到”事件从发生到“完成”的动作方式的描述,并不是表示对“啃完”“刺到”完成事件的“计量”,而且数量结构重叠式在做状语时,还可以修饰描写简单动作动词(如例句中的“一口一口地吃”“一刀刀地宰”),所以我们认为述语的“完成”意义并不是重叠式做状语的必要条件。在述语完成需要“计量”时,只能选用数量结构修饰。

综上所述数量结构受其本身“计量”语义的限制,所修饰的动作事件必须有“完成”意义;同时当动作事件的完成需要“计量”时,也只能选用数量结构修饰,而不能用重叠式数量结构。

总之,数量结构受其本身语义的影响,使其所修饰的成分,无论是状态述语、趋向述语、带“了”的述语,还是含结果意义的述语,都有“完成”意义,且当述语表达“完成”意义时,必须用原形的数量结构修饰,而不能选用数量结构的重叠式。

四、关于“一刀切”之类的短语

现代汉语中还有一部分像“一刀切”类的数量结构做状语,例如:

30)其次,在价格一哄而涨,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引起老百姓的不满时,政府甚至会“一刀切”,不惜冻结一切有关的涨价申请。(《报刊精选》1994)

31)在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正好顺应形势,准备干脆“一锅端”。(《蒋氏家族全传》)

32)别的场合敷衍了事还则罢了,酒场上是决不容许偷奸耍滑的。你知道我们的规矩:“感情深,一口闷”嘛!(《梦中的河》湛容)

33)鉴于水利既有社会公益型项目,又有生产经营型项目,投资的方式也不能萝卜、白菜一锅

煮。对防洪等社会公益型项目,应以政府投入为主,但要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中央投资办中央的事,地方的事情地方办”。(《人民日报》1996.04)

上文例句数量结构做状语情况,“一刀切”“一锅端”“一口闷”“一锅煮”中也是简单动作动词做了定语,单独来看也没有内部的时间段意义,可为什么它们的数量结构做状语组合又是成立的呢?

首先来看,它们并不是简单数量结构修饰动词定语,而是作为固化成熟语的词,被通常当作“词化”的短语,一起充当语句成分。例如:例句“政府甚至会‘一刀切’”“蒋介石准备‘一锅端’”,“感情深,‘一口闷’”“萝卜、白菜一锅煮”等等中的三字短语都是一起充当句法成分的,它们不像我们前文提到的“一拳打槽”可以改换数词,换成“两拳打槽”,计其量,“一刀切”“一锅端”“一口闷”“一锅煮”的数词都必须为“一”。

其次,这样的三字短语虽然已经词化,但是其动词“切”“端”“闷”和“煮”中也已经凝结了“完成”意义在里面。这里的“一刀切”“一锅煮”现在都比喻“采用同一种方法解决问题”,“切”和“煮”都不再是原来的动作动词的意思,而是表示“解决”,内含着结果意义,并且“一锅端”表示“一下全消灭”,“一口闷”表示“一口喝掉”,其中的“消灭”“喝掉”都是内含着结果意义,有着动作事件的“完成”意义,因此它们也是符合数量结构对其定语“完成”意义的要求的。

前文例23),我们也曾提到由于语境的影响,“我常常一次过”的句子也是成立的,所以本文认为简单动作动词如果没有内部凝结“完成”意义或者语境及其他方面的影响,一般是不能受数量结构修饰的,只有在定语有“完成”意义且需要“计量”时,才可以受数量结构修饰。

Restrictive mechanism of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as adverbial and its causes

LUO Yao-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verbs can be modified by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in the form of complements, or in the adverbial form, but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used as adverbial is subject to certain conditions. It can only be used as adverbial before a predicate which indicates a state or a trend, or it goes with “le”, indicating a result. And all these predicates must have the meaning of “completion”.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meaning of “completion” in the discours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used as adverbial or as a complement as well as its corresponding reduplication, and explains such phrases as “one size fits all”.

Key Words: quantitative structure; adverbial; completion

[责任编辑:李德鹏]